



大自然的写作课

丛书主编 冯道如

在每一双动物的眼睛里

(俄)屠格涅夫 著

杨晔勇 湘霞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WE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大自然的写作课

丛书主编 冯道如

在每一双动物的眼睛里

(俄)屠格涅夫 著

杨晔勇 湘霞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每一双动物的眼睛里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
杨晔勇, 湘霞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399-9393-5

I. ①在… II. ①屠… ②杨… ③湘… III. ①随笔—
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1599 号

书 名 在每一双动物的眼睛里

著 者 (俄罗斯) 屠格涅夫

译 者 杨晔勇 湘 霞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牟盛洁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3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393-5

定 价 2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乡村	1
对话	4
狗	7
乞丐	9
“你将会听见傻瓜的裁判……”	10
得意的人	12
玛莎	13
东方传奇	16
两首四行诗	19
麻雀	24
骷髅	26
玫瑰	28
纪念尤·彼·符斯卡娅	31
一次拜访	33
一幅浅浮雕	35
昆虫	36
白菜汤	38
蔚蓝色的王国	40

两兄弟	42
自私的人	45
至高无上神的盛宴	47
斯芬克斯	49
神女	51
朋友和敌人	54
岩石	56
鸽子	57
大自然	60
我要想些什么呢？	62
“多么美艳，多么鲜亮的玫瑰……”	64
在海上	67
我们来打一仗	70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72
幽会	91
我的邻居拉季洛夫	103
白净草原	114
莓泉	146
乡村歌手	161
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	186
树林和草原	220

乡村

七月的最后一天，我越过俄罗斯一千俄里土地，陶醉于一个优美的乡村。

绵延的蓝色浸透了整片天空，一朵朵白云点缀在上面，一边飘浮一边散去。无风，温暖，空气像新挤的牛奶那般清新。

云雀唱着歌；鸽子哼着调；燕子悄无声息地滑翔俯冲；马儿们悠闲自在地咀嚼品味；狗儿安静地站着，摇着尾巴。

烟和干草的气息，混杂一点柏油味和人气，氤氲在鼻翼之间；大麻花正在怒放，浓郁厚重的香气扑面而来，猝不及防就征服了人类的嗅觉。

近处，又深又窄的山谷，两侧成排的柳树，枝繁叶茂，树干苍劲；谷中流淌着一条小溪，鹅卵石在清澈的溪水下面颤动，可爱俏皮；远处，苍天与大地相接的地方，有一条大河，碧波荡漾，清晰可见。

沿着山谷前行，一边，排列着整齐的牲口棚，大门紧闭的仓库，干净整洁；另一边，搭建着五六间松木小屋，清一色的木板屋顶，每个屋顶上都竖着一根高高的柱子，每个小屋门口都站着一匹铁铸的钢鬃小马，古朴典雅。破损的窗玻璃闪烁着彩虹的光彩；百叶窗画上了一瓶瓶水养鲜花；门旁端放着一条小长凳；小土堆上，猫咪在晒太阳，透明的耳朵警觉地竖起；高高的门槛后，是幽凉的门厅。

我在山谷的最边缘铺上马衣，舒服地躺下。周围是一堆堆新制的干草，青草的味道直逼鼻孔，沁人心脾。小屋前，聪明的农人一下一下地抛起干草，好让它们在炙热的阳光下散去水分，没有水分的干草被放进棚里，我想，睡在这些干草上肯定舒服极了。

一个卷毛的脑袋从草堆后面调皮地探出来；凤头母鸡在草堆里辛勤地寻找食物；嘴上长着白毛的小狗在杂草丛中打滚游戏。

亚麻色头发的年轻人穿着干净的工作服，腰带松松的，几乎掉到胯部，脚上的皮靴又厚又重，他们斜靠在一架卸下马具的马车上，相互说着玩笑话，时不时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发出爽朗的笑声。

一个圆脸的年轻女子从窗口向外张望，她笑着，不知是因为那群年轻人的玩笑话，还是因为干草堆里孩子的顽皮。

另一个年轻女子用她有力的胳膊把水桶从井里拉上来，

一点一点……水桶摇摇晃晃的，随着女子的节奏溅出一颗颗明晃晃的水珠，打湿了她洁白的手臂。

在我面前，站着一个穿着条纹裙子和新鞋子的老妇人，硕大的念珠在她黝黑的脖子里绕了三圈，灰白的头上包着一块黄底红点的头巾，头巾遮到额头上，露出一双不再青春闪耀的眼睛。

但她沧桑的眼神里却露出了欢迎来宾的温柔，整张布满皱纹的脸笑意荡漾。我敢说，这位老妇人已经年逾七十，即便这样，她当年的风韵依稀可辨。

她右手张开，被晒黑的手指托着一碗刚从地窖取出的冷牛奶，尚未脱脂。碗沿上有干涸的奶渍，像一颗颗珍珠。她左手手掌里有一大片温热的厚面包，递给我，好像在说：“吃吧，欢迎你，路过的客人。”

一只公鸡忽然开始啼鸣，自娱自乐地拍打翅膀，牛棚里的一头小牛悠悠地回应了它几声，一唱一和，和谐地演奏二重唱。

“啊！快看看燕麦，多棒啊！”我听见我的车夫说。是的，多棒的燕麦！哦，这折射出美好，宁静，丰饶的俄罗斯乡村！哦，这沉淀和平与富足的厚重的土地！

此时此刻，我忽然觉得：在君士坦丁堡圣莎非亚寺的圆顶上竖起的十字架，以及我们城里人所努力追求的一切，又有何意义呢？

对话

“不论少女峰还是黑鹰峰都不曾有过人类的足迹。”

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连绵不绝的悬崖峭壁。

山的更远处，是一片青绿。通透、辽阔的天空，严寒的天气，坚硬反光的雪，寒风裹挟着雪花掠过山峰。山峰，就从雪中突显出来。

少女峰和黑鹰峰，两个巨大的石块，像站立在地平线两侧遥遥相望的巨人。

少女峰对它的邻居说：“朋友，你站得比我高，看得比我远，有什么新鲜事跟我说吗？我们下面是什么呢？”

不知是过了几千年，还是一分钟的时间。黑鹰峰轰隆隆地回答：“厚云覆大地……请稍等！”

又是几千年过去了，但其实只是一分钟。

“那么，现在呢？”少女峰问道。

“现在我能看见的，跟上次一样。碧水黑林，灰石成堆。中间有小虫爬来爬去，你可知道，这就是尚未拜访过我们的两足动物。”

“人？”

“对，是人。”

几千年过去了，或许仅仅是一分钟。

“那，现在呢？”少女峰问道。

“现在这些小虫子好像少些了，”黑鹰峰响雷般轰隆隆地回答，“看下去更加清晰了，河水干涸，林区缩小。”

又是几千年过去了，或者只是一分钟。

“现在你看见了什么？”少女峰问。

“我们四周似乎清静了，”黑鹰峰回答道，“但远处的山谷尚有一些移动着的小点。”

“现在呢？”少女峰问，在几千又几千年，或者仅仅只是一分钟，之后。

“现在好了，”黑鹰峰回答，“到处都清静了，无论我看哪里，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到处都是我们的雪，连绵不断的雪，连绵不断的冰，万物冻结。现在好了，到处都清静了。”

“很好，”少女峰说，“我们话也讲够了，老朋友，是时候了，睡一会儿吧。”

“的确，是时候了。”

两座巨山沉沉地睡了，辽阔通透的天在永恒沉寂的大地上睡去了。

一八七八年二月

狗

我们俩在屋里，我和我的狗，屋外是猛烈的狂风，凄厉地嚎叫。

我的狗坐在我跟前，直勾勾看着我的脸。

我也直勾勾看着它的脸。

它似乎是想告诉我一些事情，但它是哑巴，不会说话。不过我懂它。

我懂，此时此刻在我和它的体内，有着同一种感受，我们并无区别，我们是一样的，一样颤动的火光在我们体内燃烧闪烁。

死亡侵袭，用它冰凉有力的翅膀拍打我们。

然后，一切结束！

谁又能分辨我们体内曾经闪耀着的，是什么样的火光？

于是，我们对视，不是简单的人与兽的对视。

眼睛是平等的眼睛，深深渗透到彼此的灵魂。

在每一双眼睛里，在人与兽的眼睛里，无差别生命因为畏惧而彼此依偎，彼此温暖。

一八七八年二月

乞丐

我沿着街道走，被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拦住了去路。

满含血丝和眼泪的双眼，乌紫的嘴唇，破烂的衣衫，化脓的伤口……哎，贫穷已经侵蚀了这个可怜的肉体。

他伸出红肿肮脏的手，呻吟着向我求助。

我摸遍了所有的口袋，没有钱包，没有手表，甚至连一块手帕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带。然而乞丐依然在虔诚地等待，伸出的手无力地颤抖。

狼狈尴尬的我，抱歉地握住了这只肮脏颤抖的手：“兄弟，请不要发火，我真的一无所有，兄弟。”

乞丐用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乌紫的嘴唇露出微笑，然后用力握紧我冰凉的手指。

“那又怎样，兄弟。”他喃喃道，“你已经给我很多，谢谢你，这也是一份礼物啊，兄弟。”

其实我心底明白，我也收获了一份礼物。

一八七八年二月

“你将会听见傻瓜的裁判……”

“你将会听见傻瓜的裁判……”你从来都是有话直说的，我们伟大的歌手，这一次也不例外。

“傻瓜的价值观和大众们的嘲笑”，谁又不知道这两件事情呢？

如果能承受这些，就尽量承受吧；如果谁有多余的力量反抗，那就去反抗这些愚昧吧。

但有些打击更加尖锐，直击心脏。一个人竭尽所能，兢兢业业，老老实实，满腔热血地工作，但是诚实的心却满带鄙夷地躲避他，真诚的脸孔因听到他的名字而燃烧着愤怒。“滚！你滚开！”年轻纯真的声音向他嘶吼，“我们不需要你，也不需要你付出的劳动。你弄脏了我们的住所。你不知道也不了解我们，你是敌人！”

那个人该怎么办呢？继续工作，不试图为自己正名，甚至不期待一个公正的裁判。

曾经，耕地的农人咒骂过一个旅行者，因为他带来了土豆。他们把这些珍贵的礼物从旅行者手里拍落，扔在泥土里，还肆意践踏。从此以后，新长出的土豆代替了面包，成为了穷人每日生活的主食。

现在他们吃着土豆，却早已忘记了送来土豆的人的名字。

那就这样吧！名字与耕地的农人们又有何关系，忘记了就忘记吧，但这名字的主人确实是填饱了他们的肚子。

就让我们送给他们真正优质的食物。

痛啊，那些从你所爱着的人的嘴里蹦出的责备……不过这一切，同样，可以忍受……

“你们可以打我，但是，请先听我说……”雅典的领袖对斯巴达人说。

“你们可以打我，但是，请吃饱，请健康！”那我们就可以这么说。

一八七八年二月

得意的人

一个年轻人跳跳蹦蹦地走在首都的一条马路上，那样欢快，那样高兴。眼睛里流露出满足的光芒，嘴唇上扬起一抹得意的微笑，发亮的双颊上有两片喜悦的红晕。他非常的欢乐，非常的自豪。

他怎么了？得到了一笔遗产？升职了？赶着去见他亲爱的人儿？还是仅仅吃了一顿好饭，于是那种健康的，吃饱肚子的满足感就充斥着他的躯干和四肢？还是把你那可爱的八角十字章套在他脖子上了，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夫？

都不是！他造谣诽谤他的朋友，并且到处肆意地宣传。现在他已经从另外一个朋友嘴里听到了这个谣言，哈哈，连他自己都信以为真了！

啊，真是得意啊！这个可爱的，前途似锦的年轻人，此时此刻是多么的开心愉快啊！

一八七八年二月